

我是河南郟县的一名大法弟子，今年近40岁，98年4月喜得大法。2002年秋，我再一次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师尊的洪大慈悲。



坚信大法 重见光明

2002年秋，我在邻县的一家小煤矿当采煤工人。一天，我和同班组的十多名矿工一块儿下井采煤，在作业途中，只听“忽拉”一声，井下出现了严重的塌方，头顶上大面积的煤层、土石砸向了正在作业的我和伙伴们，我当时只觉得整个头颅就象要压碎了似的。危急时刻，我脑子非常清醒：我是大法弟子。同时喊了一声：师父救我！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眼球被挤得黑眼球在里，白眼球在外

不知过了多久，矿上救援的人把我从煤石中扒了出来，我当时还有一口气，可惨象不忍目睹：浑身煤黑；两只眼球被挤得向外冒着；右眼睑下部连带脸上的肌肉被撕开了一块，里面塞的全是煤渣；右腿臀部肌肉整个被挤压到了臀部外侧，凸出得象“馒头”似的肌肉包；伙伴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断了肋骨，一片血肉模糊……当把我抢救过来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听医生说，我黑眼球在里，白眼球在外，整个眼球转了半个圈。医生说至少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再做眼球矫正手术，而且眼睛复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生对我右眼睑下部的伤口进行了清洗和缝合；对右腿臀部的肌肉包，医生却无能为力。

矿长是既感激又担心

当我一清醒过来，马上意识到我是修炼人，就对矿长和医生说：“我是炼功人，是修法轮大法的，没有事，师父会保护的。”并坚持要出院。矿长和医生都怕出事，不同意我出院。在我坚定的劝说下，矿长不得已让我签了个字，才勉强同意我回矿上休养。回到矿上后，因为我此时双目失明，觉得在这里也太麻烦别人，便请矿长只给我个回家的路费，让我回家休养。矿长是既感激又担心，感激的是炼法轮功的人处处替他人着想，担心的是害怕我万一有个闪失。也是在我再三恳求下，矿长就给我借了100元钱（因矿长已负债）用车把我送回了家。

坚持听法 不到10天重见光明

回到家后，我让妻子给我准备好师父讲法录音磁带，每天坚持听法学法。家里有许多农活得靠妻子一个人干，还要照顾我，我不忍心，就让妻子下地干活前只要把录音机、录音带给准备好就行了。就这样，我天天听师父的讲法。过了不到7天，一天妻子从地里干活回来，我惊喜的告诉妻子：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丝亮光。妻子凑近我的眼睛一瞅，发现原来全是白眼球的两眼都出现了黑眼球的边儿。又

过了两三天，我正听师父讲法时，突然感觉两只眼球同时“骨碌”转了一下——我又看清了眼前的一切！我的眼睛又重见了光明！眼睛恢复得完好如初！……师父啊！此时此刻，弟子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顿时泪如泉涌……

右臀的“馒头”消失

这时我猛然悟到：我不能仅限于听法，我也要炼功啊。尽管此时右腿肿得老粗，弯曲都困难，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炼功。前四套功法坚持着炼下来了，可是第五套功法难度就太大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只炼四套怎么能算作一步到位呢？！我试着先搬上左腿，左腿盘上了；右腿要搬上真难啊，太痛了！我下定了决心，说什么今天也得把这右腿给搬上去。我咬着牙，忍着剧痛，坚定的把右腿给搬了上来，……钻心的疼痛啊，瞬间，汗如雨下，痛彻心肺，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并对自己说：既然腿盘上了，这一个小时的静功不炼完是不会再拿下去了！就这样坚持着，一直到一小时的静功炼完，这时我的内衣内裤全部被汗水湿透。炼完后，我无意中一摸右臀的“馒头”，没有摸着，再仔细一摸：摸不着了，没啦！消失得无影无踪啦！此时，泪水和着汗水，百感交集，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一定用法在自己身上体现出的神奇事实去证实大法！”

听起来象神话故事，让人不可思议，可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法神迹！

你们师父真了不起！

从我出事故到身体完全恢复，也不过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身体恢复得如以前一样正常：视力正常，眼睑下砸伤后缝合的伤口几乎连疤都没有，右腿臀部挤聚得象馒头似的肉包消失了，右腿的肿状也全部消失了。身体恢复后，我立刻回到了矿上。矿长和知道我情况的人见到我时都大吃一惊，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你真的好了？！”矿长还不相信，说：“来，你好好给我走一走让我看看。”我就自自然然的在矿长面前来回走着，和以前的我一样。走完我笑着说：“我说炼法轮功的人有师父保护，你们不信。看咋样？”矿长瞪着眼睛半天才回过神来，马上伸着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你们师父真了不起！”我的神奇经历一

善缘

第76期
2004年10月4日





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了整个煤矿及职工的亲朋好友，大家无不由衷的说：**法轮大法好！**

念出声来也叫大伙儿听听！

身体恢复后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后，我和伙伴们洗完澡，在宿舍休息时，我拿出了《转法轮》看了起来，这时有人说：“你可太自私了，别光自己看，念出声来也叫大伙儿听听！”我马上明白过来，大声的念着和大伙一块儿学起了法。从那以后，一下班回来，我只要一拿起书，就念出声来，和大家一块儿学。每当我有事回家时，大伙也不让我把书带走，人走书得留下，大伙儿还得照常学呢。

后来这个煤矿停产，没有了活儿干，我到了另一个煤矿，我又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了矿上的每一个人。每到下矿井时，我总是背着一个装满水的大号水杯，自己从不喝一口，都是让一块儿下井的伙伴们喝的。大家又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

几年来，我利用各种方式证实大法。附近的村子都知道我修大法，也都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儿，也都知道修大法的都是好人，村民们都亲切的叫我“法轮功”。

公交车上的话题：



法轮功可真行

一天早晨我在车站等车，我旁边站着两个 30 多岁的男青年，一个好象是个公司职员，另一个青年穿着便装，在一起聊的很热闹。

过了一会车来了，我先上了车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那两个人也随后上了车。那个职员模样的人指着左边的两个空位说，“咱们坐那儿吧。”他俩就走了过来，“嘿，谁把东西落车上了……哦，是法轮功！”

听到他说“法轮功”我好奇的朝他们看，发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我心里知道那是法轮功学员讲真象的小册子，接着他们俩就把话题转向了法轮功：“这些法轮功可真行啊，到处讲真象。”“可不是嘛，前天我家门上还贴了一个光盘，其实电视上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信，我邻居有个老太太就是炼法轮功的，为人特别和善。她原先是个多少年的药篓子，浑身是病，什么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还有别的病，上二层楼都挺费劲，到哪儿都没治好，就靠天天吃药维持着。后来炼上法轮功不出几个月啥病都没了，身体越来越硬实，我们周围邻居都感觉特别惊奇，法轮功确实厉害，不服不行。电视上还胡说法轮功治病是什么心理暗示，那些病是心理暗示能治好的？！要那样的话，心理学家不成了治病专家了？得啥绝症也不用害怕，找心理学家就行了，也不用上医院找大夫了。”另一个说，“电视上说的我也不信，法轮功如果不神奇，咋能有那么多人学呢？我看过他们的光盘，法轮功在国际上都有

很大影响，很多外国人都在学。”“是啊，你看这两年电视上对法轮功一个字也不敢提了，就是做贼心虚了……”

听到这番对话，我心里真为他们的清醒而感到高兴：是啊，事实真象是永远都抹杀不了的，江氏集团用那么愚蠢的谎言欺骗老百姓，太低估事实的影响力和人们的理性判断了，那么肆无忌惮的打击正义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

这时，车又到了一站，他们俩下了车。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深深的为他们祝福。



4 千元的医药费

大法弟子小真（化名）在县中医院照顾生病的父亲（不修炼）一个月后，父亲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可以出院了，但医药费却花去了 4 千多元。

隔壁住着一位退了休的老公安，和小真的父亲是一样的病，听说小真的父亲要出院，就找到小真说：你父亲的医药费能报销吗？如果不能，你把票给我吧，我给你 500 元钱。当时在场的有小真的姐姐和姐夫（两人不修炼）满口答应下来“行，行，我们不能报销给你吧。”但小真郑重的告诉他说：这票不能给你，你的钱我们也不要。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们老师教导我们要遵纪守法。如果那样做了，那不是坑害国家了吗？尽管如今政府中个别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迫害，但我们都无怨无悔的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人，处处按大法要求自己，作假利己的事我们不能干。

听到这些，这位老公安若有所思的说：“难怪说镇压法轮功五年了，不但没有镇压下去，反而炼功的人越来越多了，原来法轮功真的这么伟大呀！我真服了，你们迟早一定会平反的。”

法轮大法救了我

2004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 8 点多钟，在河北省秦皇岛的民工庞文立从海港区西港路建设银行门前横过马路，当他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他被疾驶过来的汽车给撞出 4 米多远。当时马路旁边来往行人和乘凉的人很多，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车祸吓呆了。

就在庞文立被车撞出去落地的时候他大喊一声：“法轮大法好！”

当路旁惊呆的人们慢慢清醒过来时，看到庞文立从地上爬了起来，然后和司机说了声没事，就让司机走了。在场人无不为之神奇震撼。

庞文立是卢龙人，40 岁左右，从大法弟子的言行中真正看到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好人，平时他把大法弟子送给他的护身卡片带在身上。这次遇险后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李老师说了我！”